

ZXFK 巴蜀人物

□ 陈钰铃

前不久有幸跟随报社前辈前往成都采访辛亥革命中涌现的巴蜀人物后代,见到了今年已经99岁高龄的陶道恕老人。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听着他简短却条理清晰的讲述,过去的岁月似乎鲜活起来,将我们带回那个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壮志豪情的年代。陶道恕老先生的讲述里提到了一位“向先生”,此人便是他的舅舅、辛亥革命元勋、孙中山亲题“蔚为儒宗”的向楚。翻开陶道恕老先生和他的夫人蓝泽荪先生合编的《向楚集》,其中收录了向先生大量文章,从四川辛亥之役到巴县历史、诗歌感悟,向楚文笔精炼、词句文雅,令人向往。细细品读、回观,身为一介文人的向楚以笔为器,翻动民主革命烟云的气魄和他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回归文学与艺术的智慧都让我深深为之折服。

以笔为戎参加辛亥革命

向楚出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1897年考入东川书院,拜于赵熙门下,两年后得补县廪生,后随赵熙赴京受学。向楚雅善诗文,成绩突出,颇受赵熙赏识,与同学周善培、江庸被时人誉为“赵门三杰”,他为三杰之首。

1901年,泸州知州沈秉堃创办“经纬学堂”,邀请赵熙担任监督(校长),赵便特邀向楚在此任教。在这里,向楚结识了谢特(字惠生)、曹岳(字叔实)、黄树中(字复生)、陶闾(字闾士),以及后来参加共产党的吴玉章。其中,陶闾士便是陶道恕老先生的父亲。在经纬学堂任教时,向楚才24岁,在这个充满朝气和新思想的象牙塔里,陶闾士和向楚成为了意气相投的好友。后来,向楚还撮合陶闾士与自己四妹向士齐的姻缘,两人成为了亲上加亲的好友。

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再加上几次进京的所见所闻,向楚渐渐认清腐朽堕落的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卖国求荣的本质,这让他更加向往进步思想,决心放弃当前的一

ZXFK 史海拾贝

□ 章其仲

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被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里的革命志士与敌特展开了殊死的抗争,铁窗锁住他们的人,却锁不住他们与敌斗争的勇气。监狱中的许多难友都是学者、文人,他们才华横溢,虽身处囚囿,却经常赋诗作文以抒胸怀,或励志,或抒情,许多文化不是很高或并不擅长诗文的难友也纷纷效仿以诗歌的形式抒发胸志,一时间,狱中吟诗成风。

1948年底,傅伯雍写了《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去穿囚服/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在难友中传诵,于是,有人便将和诗写在烟盒、草纸上,在放风时传递给他。杨虞裳和诗:“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牙/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白深富和诗:“只为祖国不为家/消灭群凶与爪牙/正声歌声震寰宇/要叫铁树开红花……”刘振美、艾文宣、张学云等也都和了诗,且意境深远。

ZXFK 史海钩沉

□ 林必忠

公元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亚洲,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天花,当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明末清初之际。天花与大清子民纠缠不休,它还“光顾”了若干皇室成员,使顺治皇帝福临、同治皇帝载淳、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亲王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猛将岳托(代善长子)、辅国公马瞻(代善第六子)、哲亲王永琮(乾隆第七子)等致死,使康熙皇帝玄烨(两岁时患天花)、康熙第七子、皇太子胤礽,咸丰皇帝奕訢等病残或毁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地广人稀且冰天雪地的东北,天花病毒很难存活与传播,满族人也就幸运地免于天花之苦。当他们离开常年生活的关外而进入关内时,生活环境、气候都发生了变化,其高度抗寒之肌体一时难以适应湿热气候,对于这种流行于关内的传染病不具备丝毫的免疫力,所以迁居于天花多发地北京的清八旗乃至皇室大都受到天花的侵袭。入关后的清朝初年,天花病毒开始大规模在满族人与人之间传播,汉族人感染后的死亡率通常有百分之三四十,而满族人感染后的死亡率则高达百分之八九十。而随着入关日久,满族人逐渐适应,对天花的抵抗力也慢慢上升

向楚的才与情

切投身革命。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留日进步学生纷纷踊跃加入。陈崇功、童宪章等除自身参加外,还代表杨庶堪(杨沧白)、朱之洪、朱蕴章等加入。陈崇功回重庆后,带回了同盟会的抱负和目标,开始在重庆积极筹建同盟会支部。第二年,支部成立后,以杨沧白为首,决定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一时之间,知识分子加入者众多,而与杨沧白私交甚笃、心向革命的向楚也在第一时间加入。

据向楚的孙子向在淞记录,1906年加入同盟会时,向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还是朦胧的,像是雾中看花,只闻其香却未见其真义。但即使这样,向楚也意识到了三点:其一,科举的思想是腐朽的,要想救国救民只能汲取文明进步的思想;其二,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其三,实行政治改革才能富国强兵。为此,向楚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即使老师赵熙讥消其“趋时”,他仍义无反顾加入同盟会,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为发展同盟会组织,向楚和杨沧白一同前往位于四川的永宁中学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两人以学堂为据点,与泸县及当地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系,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以唤起学生民族意识之觉醒。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曾斌等,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一时间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中学堂俨然成了司令部。

此间,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和侵略野心毫无招架之力。为和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清政府不惜公然售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的行为,更是激起了千万民愤。一时之间,湘、鄂、粤、川保路风潮兴起,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更加如白浪般席卷了湖南、广东等15个省市,各地人民群众激昂地加入了推翻清政府、迎接民主共和的浪潮之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

铁窗诗社

1949年春节,“囚犯”们在渣滓洞监狱放风坝举行隆重的春节大联欢,向敌人宣告革命即将成功。难友们自编自演,一个个节目高潮迭起,吸引了狱卒看守和岗楼警卫人员的视线。这时,傅伯雍、艾文宣等暗中发起诗会,一个个分散着的人影,悄悄溜进了楼上一号牢房。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愿。经过简短商议,一致决定把狱中的秘密诗社取名为“铁窗诗社”,成员有:何雪松、蔡梦慰、古承铎、何敬平、刘振美、杨虞裳、蓝蒂裕、胡作霖、余祖胜、齐亮、屈楚、唐征久、张学云、艾文宣、张水昌、陈丹墀、张明生、史德福、白深富、傅伯雍等二十人。

诗社宣告成立后,紧接着便开始诗社活动,他们互相交流心得,轮流吟诵新旧诗作。古承铎说:“我们在牢里首要的是斗志,作诗就是要激励斗志!”并将他写的一首《宣誓》贴了出来……“在战斗年代/我宣誓/不怕风暴/不怕骤雨的袭击/一阵火,一阵雷/一阵

因祸得福成就帝位

了,比如康熙皇帝玄烨与咸丰皇帝奕訢,虽然也得过天花,但最终还是痊愈了。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为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人类,无法躲避天花的袭击。天花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贵贱,甚至连至高无上的国家首脑、政要、将军……也难逃其降临的厄运,这绝对是公平之至。

皇太极第九子福临,6岁登基,年号“顺治”,是清朝第三位皇帝,定都北京的首位皇帝。顺治七年,因摄政王多尔衮猝死而提前亲政。顺治皇帝心爱的皇四子与董鄂妃相继亡故,使得他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他安排最宠任的内务太监会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今北京广安门内法源寺)参加良辅的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就染上天花,高烧不退,病情迅速恶化。

顺治皇帝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起,因生前没有册立太子,在驾崩之前,必须尽快确定皇储继承皇位。但究竟选谁,他斟酌犹豫,实难定夺。顺治皇帝一共有八个儿子,从长到幼依次为皇长子牛钮(早夭)、皇二子福全(裕亲王)、皇三子玄烨、皇四子荣亲王(早夭,无

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同年11月21日,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向楚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邹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成立蜀军政府。

向楚晚年回忆录《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写道:蜀军政府成立时,我任秘书长,凡有关军政府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我的手笔或亲自核稿。对于事前的活动与酝酿,当时的部署和措施,以及夏军起义、鄂军反正、瑞方授首、滇黔军人川、军政府西征北伐、吴玉章回川主持召开勘定反侧、熊克武组蜀军回驻重庆、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与重庆镇抚府的成立等,时间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回归教学编制《巴县志》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在全民声讨中死于称帝的美梦中,各地军阀混战,就连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内部也因为派系之争而摩擦不断,民主共和的初心在政治家的权力争斗中悄然变化,三民主义的旗帜也渐渐蒙上灰尘。四川军阀熊克武、但懋辛、杨森、刘湘之间的混战,更让向楚意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自私,产生了离去之意。

1924年,向楚毅然辞去所有职务,回归教育事业,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后又担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及国文系主任。在川大教学时,向楚的文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他以理解力之好、记忆力之深而被誉“活字典”。遇到学生向他请教,他不仅将所问问题属于哪一类文章,哪一本,哪一篇告诉他们,甚至还可以将有关段落一字不漏地背出,逐字逐句地加以解释。据向在淞回忆,祖父向楚时常提及:“治学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才是‘活读书’。”

也正因为向楚超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

狂风,一阵呼号/炙热着我的心/脑际涨满了温暖与激情……”

何雪松说:“古承铎的《宣誓》也代表了我们的誓言,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不会长久,我们虽不能直接参与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用最大的热忱进行斗争,毫无愧色去迎接胜利的到来!我就来一首《迎接胜利》吧!”之后就吟起诗来:“乌云遮不住太阳/冰雪锁不住春天/铁窗——/关住了战士的身子/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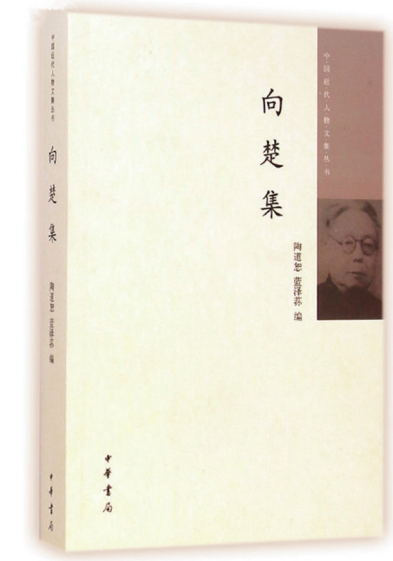
何敬平则表达了要把牢底坐穿的决心,献上一首《把牢底坐穿》:“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

蓝蒂裕吟诵了《示儿》,白深富吟诵了《花》,张学云则无比激动地将写给爱人的信也吟了出来……

外面联欢会热烈,里面牢房内诗兴大

发,诗友们心情亢奋,一个接一个,你一首我一首,尽情地抒发着各自的人生情怀。直至监狱“收风”,联欢会结束,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各自离去。这是“铁窗诗社”的第一次聚会,也是仅有的一次。

“铁窗诗社”的诗友们,先后创作了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毁于“11·27”大屠杀,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民盟成员蔡梦慰用竹签蘸着用棉灰调制的“墨”愤恨写成《黑牢诗篇》五章,临刑前扔进草从中,三天后人们在收验殉难者遗体时发现诗篇。诗社成员除屈楚被营救出狱,傅伯雍在大屠杀之夜夜奔越狱外,其余都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血腥枪口下。他们没有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没有呼吸到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他们留下的只是残缺不全的诗稿,而且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然而,这是一群高尚的人,他们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部无比壮丽、恢宏的诗篇,他们的诗响彻云霄,他们是真正伟大的诗人!



陶道恕与夫人蓝泽荪合编的《向楚集》

清代沈德潜选编《古诗源》,从上古一直选到隋代,除开“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迄童谣民谣,无不备采”。他正确指出,“汉以前歌词,后人拟作甚伙”。验之《击壤歌》《康衢谣》《禹玉燧辞》等类,汉以前歌词的确缺少古朴民歌味。但汉以降歌词,就可信得多了,因而每一朝他都注意选。

在《古诗源》卷九的晋诗部分,沈德潜于无名氏项下选入十五首民谣,其中的《淫豫》《女儿子》《三峡谣》三首都采自三峡地区。占比五分之一,仅这一点,便未可小觑。何况这些三峡谣,对当世和后世的文人雅诗还产生过广泛影响,其价值之珍贵,当是不言而喻。

所谓“淫豫”,亦即通常所称“滟预”,二者属于一声之转。据《国史补》说:“蜀之三峡,最号峻急,四月五月尤险,故行者歌之。一作‘滟豫’,峡中之滩也。”其原迹近瞿塘峡口,历来上下行船都必须对之十分敬畏,否则很容易船毁人亡。《淫豫》所歌“淫豫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淫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即为滟预堆及其滩险的真实写照。后来唐代刘禹锡《竹枝词九首》里的“城西西门前滟预堆,年年波浪不能摧”,元稹《楚歌十首》里的“倒人黄牛漩,惊冲滟预堆”,都反映出滟预之险。直到1959年冬天炸去以后,那一段航道方才变平安了。

《女儿子》仅七言两句:“巴东三峡猿鸣夜,夜鸣三声泪沾衣。”(古今乐录)说:“女儿子,倚歌也。三峡谓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也,林木高茂,猿鸣至清,行者闻之,莫不怀愁。”还说“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可见倚歌是一种用铃、鼓、笛等吹打乐伴奏而唱的民间歌谣。不难看出,《女儿子》的歌词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引《渔者歌》的“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颇相近,很可能是同一歌谣传唱歌词的不同版本。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就把它们合为两首,题目统称为《巴东三峡歌》。沈德潜作的自注,还特别点出“说猿声之悲始此”,尽管他认作晋诗有所失误,将始时延后了。梁简文帝萧纲《蜀道难》里的“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分明化用了三峡歌谣。后来李白《早发白帝城》里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尤其将之化用得活泛自如,并且将悲转化成喜。

《三峡谣》是四言四句:“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所歌黄牛峡,在西陵峡东段。它确如沈德潜自注所言,“四语中写尽迂回沿溯之苦”,有助于了解三峡成库以前上行的艰难。李白于唐乾元二年(759年)流放夜郎途经三峡时,心情抑郁,写过《上三峡》一诗。其后四句为:“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若与先前所写《巴女词》描绘出的“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以及遇赦后的《早发白帝城》对照着读,其间无论是自然险易,还是人生忧乐,交织着的情致和哲理都是如此深刻深长。

三峡谣的珍贵价值,远不止于此及彼,由民间歌谣看文人雅诗。而且很可能,其间的《女儿子》,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着的《渔者歌》,还是民歌竹枝词的原初形态,起码也肯定是跟民歌竹枝词天然存在着亲缘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清代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中的《竹枝歌》注即已指出,竹枝词“自唐以前已有之,故(明代)方密之以为起于晋也”。近人任半塘《声诗格调·竹枝考》进一步证实:“竹枝之出于乐府者,曰晋、曰齐梁”。从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看,竹枝词都同《女儿子》《渔者歌》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同一性。尤其关键的是,前文所引《古今乐录》对于倚歌特色的诠释,与刘禹锡《竹枝词序》所说的“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如出一辙。久已失传的民歌竹枝词,大有理由认《女儿子》《渔者歌》为宗亲或者近亲。

无须怀疑仅七言两句,有没有资格称竹枝词。唐代皇甫冉的《竹枝六首》,全由七言两句构成,如其二:“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七言两句已然独立。文人竹枝词既然如此,民歌竹枝词自当无碍。而且前四后三约定俗成所用的衬词,前一个“竹枝”显然来自边歌边舞男女手中摇动的竹枝,后一个“女儿”也显然取自共男歌舞的众多女儿们,正好比今人唱民歌时帮唱“妹子”。

三峡谣,竹枝词,一千七百多年以来滋润过多少骚人墨客,小至于巴蜀诗歌,大至于中华诗歌,都从中受益匪浅。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如果承认其为一颗珍贵的经验,该不该自觉学习、借鉴一点儿呢?

碑学书法特展 静待市民

中国书法璀璨辉煌。近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的馆藏清代及民国碑学书法特展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该馆开馆以来首次依托馆藏策划实施的书法专题原创展览。

据悉,展览精选和集结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清代及民国58位碑学书家的63件(套)书法作品,全部为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8件(套),二级文物14件(套),三级文物43件(套)。内容分为“风标渐开—碑学发轫”“风标渐开—碑学发轫”“风行未央—碑学众盛”“风韵巴蜀—川渝碑学”四个部分,以呈现清代至民国碑学书法的发展过程与艺术成就。

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市民朋友可择期前往观展。(明小莉)

ZXFK 巴蜀诗话

□ 蓝锡麟

珍贵的三峡谣

ZXFK 史讯